

每年10月,北方寒意渐浓,广东阳江绵长的海岸线便会迎来一群特殊的“客人”——包括极危物种勺嘴鹬在内的迁徙鸟类。对于这群“客人”的越冬之旅,资深鸟类摄影师陈杰,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。八年来,他追随勺嘴鹬的迁徙轨迹,用镜头为这一“鸟中大熊猫”留存生命印记,也用坚守诠释着保护鸟类的赤诚。

如今,他已累计记录下十几只带标勺嘴鹬在阳江的生活轨迹,拍摄照片超过100万张、视频若干段,更精准捕捉到佩戴“1H”脚环的9岁迁徙个体及其后代连续八年到访阳江的生态踪迹。近日,羊城晚报记者在阳江一处滩涂边,听陈杰讲述他与“勺嘴精灵”的不解情缘。



在滩涂拍鸟的陈杰



两只“勺子”(勺嘴鹬)在争食(左边为雌鸟,右边为雄鸟)

2026年1月31日

星期六

责编 潘玮倩

美编 黄国栋

校对 黄文波

一个和勺嘴鹬“约会”八年的男人

阳江摄影师陈杰为“鸟中大熊猫”留存百万影像

他要用影像留住“勺子”

勺嘴鹬因喙部扁平如勺,觅食时会把喙插入泥沙中左右翻找,被鸟类爱好者亲切地称为“勺子”。这种独特的外形也成为陈杰与它们结缘的契机。

“我第一次见到勺嘴鹬是2018年10月,在阳江的一片滩涂。它们的喙格外特别,正在泥沙中翻找食物,憨态可掬。”陈杰后来查阅资料得知,这是全球仅存约443只的极危物种“勺嘴鹬”,被誉为“鸟中大熊猫”,每年都会从西伯利亚飞越八千多公里来阳江越冬。

“那一刻,我就下定决心,要把它们好好记录下来。每一次按下快门,都在留存一份证据,我要让更多人知晓它们的存在。”

八年来,迁徙季,他每周至少三次往返滩涂(每次单程70分钟),精准记录下每只带标勺嘴鹬的年度迁徙时间、生活作息与觅食状态,更捕捉到亲鸟与幼鸟共同栖息的温情画面。

在陈杰的镜头里,勺嘴鹬既有觅食的呆萌,也有飞翔的灵动,更有喂食的温情。这些年,他将上万张勺嘴鹬照片与相关视频,通过社交媒体、摄影展等渠道分享,不仅让更多人了解到阳江是勺嘴鹬的重要越冬地,也让大众留意到

这一物种的濒危现状。

不少爱鸟人士闻讯而来,当地政府也进一步加强对栖息地的管控。“看到这些变化,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。”陈杰坦言,他的初衷就是用镜头“为这些小生命发声,让更多人加入到保护鸟类的行列中来”。

公开资料显示,东亚-澳大利西亚迁徙区伙伴关系协定(BAAPF)下属的特别工作组(SBSTP),为勺嘴鹬制定了统一的环志编码规则:区域性彩色标识各有含义,浅绿色旗标对应俄罗斯楚科奇繁殖地;白色旗标与“偷蛋计划”(人工孵化保护项目)相关,用于标记人工孵化后放归的个体;黄色为迁徙停歇地环志;橙色为越冬地环志。环志上标注的字母与阿拉伯数字,会统一录入数据库供全球查询共享,为迁徙路线、种群动态研究提供支撑。例如,勺嘴鹬左腿腿部的浅绿色环标“99”代表自然繁殖或人工孵化放归的成鸟;右腿腿部的浅绿色环标“1H”则代表自然孵化或人工孵化的幼鸟。

“1H”就是“偷蛋计划”的成员之一,也是我拍到的年龄最大的勺嘴鹬。勺嘴鹬能存活13-15年,它在2016年出生,算下来已经十岁了。”陈杰说,他首次与“1H”相遇是在2018年10月底,之后两年,这只勺嘴鹬都会准时出现在阳江的海滩上。“2023年10月29日,我在它往常出没的几个海滩反复

搜寻,却始终没见到它的踪影,那种忐忑不安,根本没法用语言形容。”陈杰说,他当时茶饭不思的模样,让家人都觉得难以理解。他几乎放下了手头所有工作,整日寻找。直到2023年11月9日上午,他终于在海滩上见到了魂牵梦绕的“1H”,“对方”正忙着东翻西找觅食。“悬了12天的心,总算落了地。”

“如今‘1H’已满十岁,我也没了往年的焦灼,能多见它一年,就是多一份幸运。”与“勺子”的感情愈深,陈杰的心态愈发淡然。

物种“守护者”的执着

陈杰毕业于广州大学,后在阳江开设平面设计室。因工作需要,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。“十年前的一天,我在拍荷花时,一只色彩艳丽的翠鸟从镜头前飞过,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从那以后,我的摄影爱好就彻底转向了拍鸟。”陈杰笑着说。

拍鸟的艰辛唯有亲历者才能体悟,那是与自然的博弈,更是对意志的极致考验。陈杰说,勺嘴鹬最活跃的时段是清晨和傍晚,为了不错过珍贵瞬间,他每天凌晨四点多就得起床,背着30多斤的相机、长焦镜头和脚架,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到滩涂。天还未亮,他借着微

弱的星光找到提前选好的隐蔽点,身着迷彩外套或用帐篷,小心翼翼架设器材,而后便是漫长的蹲守。为拍到更贴近自然状态的画面,他常常趴在滩涂上,全身沾满腥臭的泥水,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“前几天降温,海边只有6-7℃,我趴在泥里,差点冻成‘狗’。”

突如其来危险也是“家常便饭”。潮汐变幻,涨潮时水流湍急,稍不留意就可能被困。有一次,陈杰全神贯注追踪一群勺嘴鹬,全没留意海水正在悄悄上涨,等察觉到不对劲,身后退路已经被浑浊的海水彻底淹没,他的身体完全陷入泥浆之中。他说,当时心里咯噔一下,冒出一身冷汗,只能深吸一口气,赤脚小心翼翼把器材举过头顶,在泥泞中步步摸索往岸边走,淤泥又滑又软,好几次都差点摔倒。

还有一次,他去一处偏远滩涂拍摄,车子行驶到半路突然陷入松软沙坑,纹丝不动。当时已是傍晚,周围荒无人烟,只有呼啸的海风和远处的鸟鸣。他下车徒手挖沙,试图把车轮弄出来,可沙子越挖越松,车子陷得更深。他就这样在咸水的沙坑中折腾了一个多小时,力气耗尽,好不容易才联系上救援。八年来,光是因路况恶劣、意外陷车,修车就花了近十万元;相机、镜头、无人机等专业器材的投入更是高达四五十万,几乎掏空他的全部积蓄。

“刚开始用的是佳能1DX,现在用的是佳能R1,每秒能拍40张。八年下来,照片肯定超过一百万张了。”

因沉迷拍鸟却暂无直接收入,陈杰也曾遭到妻子“吐槽”,但他从未动摇。每当看到勺嘴鹬的身影,尤其是那些带着环志的“老熟人”每年准时归来,陈杰就舍不得放弃。“就像那只佩戴白标‘1H’的雄性勺嘴鹬,已连续八年被我记录到在阳江越冬,仿佛和我有了约定。”后来,陈杰努力平衡家庭与拍摄,常把拍到的照片、视频分享给妻子,让她了解这些小鸟的珍贵。渐渐地,妻子从抱怨变成了理解,有时还会帮他整理拍摄资料。

谈及未来规划,陈杰语气坚定:“只要身体允许,我会一直坚持下去,继续守护这些‘空中精灵’。”他接下来计划重点记录勺嘴鹬的完整迁徙轨迹,整理八年来的拍摄资料,出版一本关于勺嘴鹬的摄影集,让更多人了解它们的生活现状。同时,他还想走进校园、社区开展科普宣传,把保护鸟类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人。

采访结束时,夕阳为滩涂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,陈杰扛起器材,走向勺嘴鹬觅食的区域。他的身影渐渐拉长,如八年来的坚守那般,执着而长久。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,让他成为濒危物种的“守护者”之一,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可能。



在南沙直播基地成为直播导师的徐铭鸿



徐铭鸿

“何必只活一种可能”

台湾拼命三郎的大湾区“追光记”

输?躺在病床上的日子,他没掉过一滴泪,只是攥紧床单暗暗较劲:“换条赛道,照样能赢。”随后,从舞台剧的小配角,到出演30多部影视剧、跑过上百次台湾综艺通告,他成了台湾演艺圈有名的“拼命三郎”。

聚光灯的热度尚未褪尽,他又毅然跨界金融圈。“艺人的花期太短,我要找一份能长久扎根的事业。”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敢闯敢拼的劲头,他从零开始,钻研行业规则,30岁那年,就带领团队创下4亿多新台币的营收。

可徐铭鸿的事业版图,早已不满足于2300万人口的台湾市场。2015年“双十一”,大陆电商平台的狂欢数据深深震撼了他。站在垦丁的海边,他望向大陆的方向,在朋友圈写下:“海的那一头,光明正等着我!”

从负债累累到直播导师

奔赴大陆的念头,其实,早在2008年那次上海之行,便已于徐铭鸿心中悄然生根。那年,汶川地震后,他随台湾儿童剧团赴上海参加公益演出。帷幕落下时,300多个失去亲人的孩子,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到台上,他们的眼神里有纯粹、坚定和真诚。

“大陆以后不得了,等这批孩子长大,世界都会不一样。”他当时在休息室里向同伴感慨。这个念头,在五年后得到了印证——2013年,他重访上海,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早已取代了记忆中的旧貌,五年间,大陆日新月异,也让他更加笃定:“十几亿人的大陆,一定能让我闯出更大的天地。”

2015年,徐铭鸿带着全部积蓄和满腔热血,在厦门扎根,投身金融培训行业。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重拳:台湾老乡合伙人的背叛,让他不仅赔光所有积蓄,还背上了巨额债务。最窘迫时,他身上只剩1000多元,连回台湾的机票钱都凑不齐。

“从哪里跌倒,就从哪里爬起来。”后来,徐铭鸿咬着牙回到台湾重新创业,没日没夜地跑项目、谈合作,短短一年多,就还清了所有债务。2018年底,深圳福田的创业活力吸引了他。

2020年,线下生意陷入停滞,徐铭鸿却敏锐捕捉到广州南沙直播带货的风口。“线下消费一定会转到线上,这是下一片蓝海。”其实,早在2019年,他的第一场直播就一炮而红,2.7万的在线人数,让他萌生了成为“台湾李佳琦”的想法。

种种原因,他选择退居幕后,成为一名直播导师。他将演艺圈的表演功底与金融圈的商业嗅觉融入教学,教主播们用情绪调动观众共鸣;还响应乡村振兴政策,开设公益直播课程,帮助“素人”开辟新的收入渠道。一批批直播新手在他的指导下成长为带货达人,而他,也成了大湾区直播圈小有名气的“金牌导师”。

大湾区、猪脚饭和宠物狗

如今的徐铭鸿,生活像拧紧的发条,却自有节奏。清晨的浴室里,他常常赤膊站在镜子前,一边刷牙一边做深蹲。这个独创的“时间刺客”健身法,是他对抗中年发福的秘诀:“每天偷30秒刷牙

的时间练臀腿,不可能让岁月打败。”

白天,他穿梭于东莞与南沙之间,在直播基地手把手教学员,在岭南文化讲解员大赛上展现风采,在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中分享创业经验。作为广东省电视台的签约主持人,他走遍广州的大街小巷,从城市中轴线到黄花岗烈士陵园,对这座城市的热爱,早已融进他的骨子里。

夜晚的时光多了几分惬意。他要么整夜打磨直播方案,要么窝在沙发上,看《跨过鸭绿江》。两只流浪狗“咪咪”和“弟弟”是他最温暖的陪伴。“咪咪”是凌晨三点在马路边捡到的,当时浑身是虫,奄奄一息;“弟弟”是被前主人丢在宠物医院的。“说起它们,徐铭鸿的眼神格外温柔,‘它们用全部的爱陪着我,让我在大陆有了家的感觉。’”

忙里偷闲时,他会骑上共享单车去南沙滨海公园吹海风,或是钻进街角的隆江猪脚饭,点一份双拼饭,多加一勺酸菜。“在广东,猪脚饭是我们创业者的标配。”15元一碗的猪脚饭,不仅填饱了肚子,更时刻提醒着他不忘初心。

每年,徐铭鸿都会抽出时间去敦煌沙漠徒步108公里。无人区的漫天繁星下,他与自己对话:“沙漠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,看清自己的方向。”

他的愿景也愈发清晰:想带1000个台湾同胞走进敦煌,感受华夏文明的魅力;想通过新媒体宣传粤港澳大湾区的活力;想守护更多的流浪动物,把宠物医疗做成一份事业;想重回台前打造正能量IP;想挑战澳门塔蹦极克服恐高;更想继续折腾,体验成为“亿万富翁”的滋味……

“人生那么短,何必只活一种可能?”徐铭鸿说。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